

卅三劍客圖

二冊

卅三劍客圖

藍子子原可任

秦定容在雕

咸豐石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卅三剑客图 / 周育顺编; (清)任渭长绘. —天津:
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10. 6
ISBN 978-7-80696-846-8

I. ①卅… II. ①周… ②任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8794号

卅三剑客图

周育顺/编

(清)任渭长绘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E-mail:tjgj@tjabc.net

天津市兴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16 印张 49.75 字数 75 千字

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96-846-8

定 价: 380.00元(全四册)

宣慈寺門子十七
筆何必妙批類



宣慈寺门子

这一年，有个叫韦昭范的书生进京应试宏词科及第，得中进士。这个韦昭范，是京城度支使（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）杨严的至亲。韦昭范及第，杨严自然感到无比光彩，于是借用了国家府库中的大量财物，于阳春三月，在曲江凉亭大排筵宴，广邀宾朋，为韦昭范的进士及第大肆庆贺。庆贺场面盛况空前，围观者更是人山人海。

大家饮性正浓之际，忽见一个骑驴少年横冲直撞，飞扬跋扈，旁若无人，闯入亭中，勒驴停住，俯身探脖，瞪大眼睛环视众人；随后抢过一把酒壶，一边「啪啪啪」地在空中挥打着长长的马鞭，一边仰头自饮。一壶酒下肚，便扯着嗓门大发淫词浪语，字字不堪入耳。

正当宾客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之际，一条人影从席间飞身跃起，照着那骑驴无赖的脸颊就是一拳，那无赖身子一歪，跌落驴

下。那人抢步上前，猛足劲对那摔得烂泥一般的无赖好一番拳打脚踢；仍不解气，又夺过无赖手中的马鞭，狠狠抽无赖一百多下。宾客们都缓过神来，群情激奋，震耳的咒骂声中，大大小小的土坯石块雨点般地向那无赖抛砸过去，直把那无赖打得体无完肤，鲜血淋漓，眼看着就要断气。

「都住手！」紫云楼门轧然而开，一名紫衣御史带着数名宫廷侍卫，打马飞驰而来，「不许打！不许打！不许打……」传呼之声相续不断；在这一队侍卫后面压阵的，是一个品级甚高的总管太监。

见总管太监、御史、宫廷侍卫一齐飞驰来救，亭里亭外的人霎时吓得抖如筛糠，跪伏于地，不敢抬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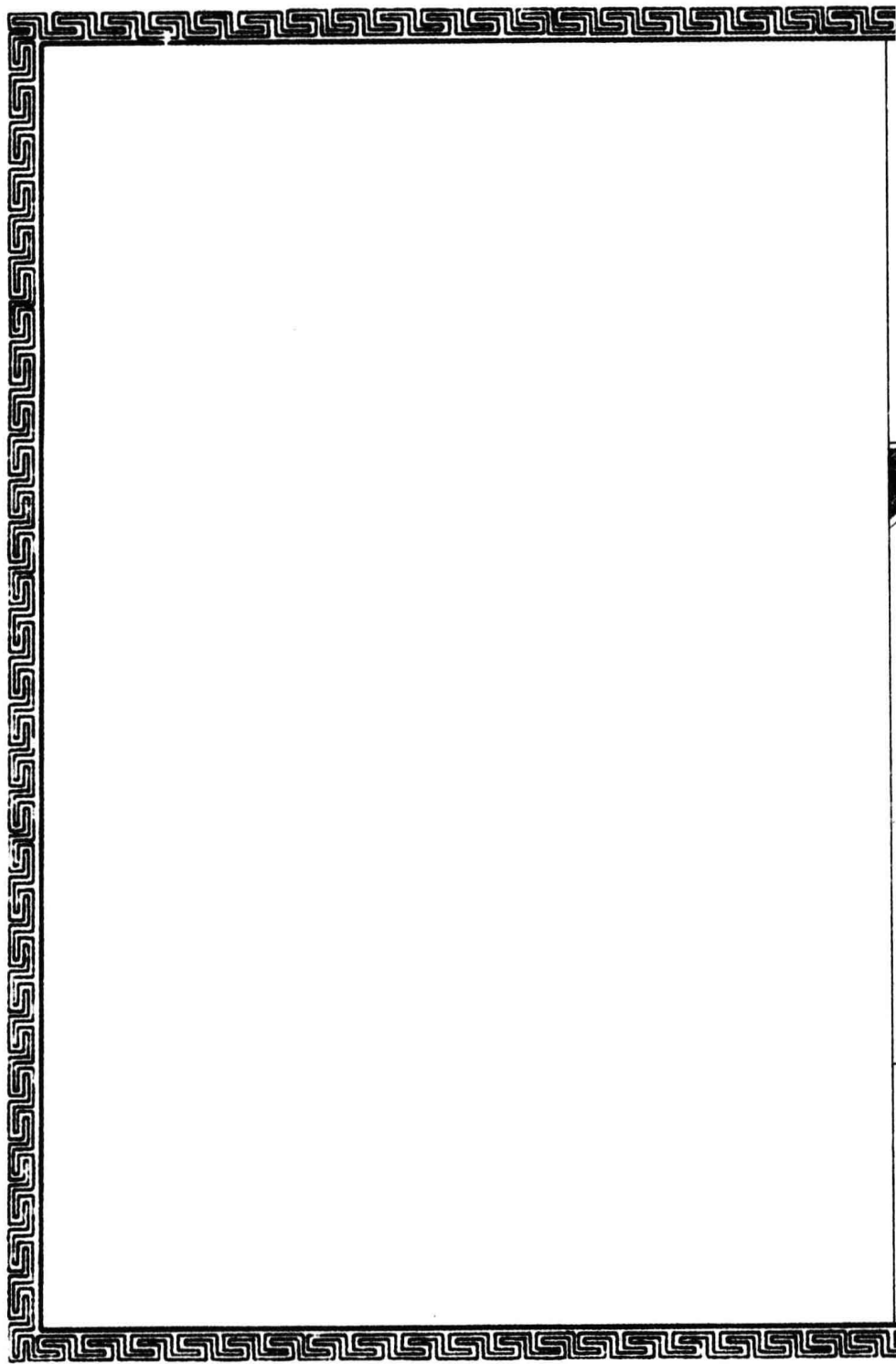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一条人影，「嗖」地飞身窜出，挥舞马鞭，迎着宫廷马队冲了上去；「噼——啪——哎哟哎哟」，直把侍卫、御史和总管太监一个个打得鼻青脸肿，抱头鼠窜，慌忙拨转马头，逃回紫云楼，楼门紧闭，不敢再

出。这次出手的，仍是第一个教训骑驴无赖的那名义士。

亭中众人又是庆幸，又是羞愧，又是恐惧。庆幸的是逃过了眼前的一场大难；羞愧的是自己这么多人都不敢出手，相形之下太显懦弱；恐惧的是这件事牵涉了宫廷的人，更大的灭顶之灾很可能马上就要临头。

于是众人打定主意，先问清殴打皇差者的底细——皇上追究起来，可以把打人的罪责都推到他身上——然后把他远远打发走，不再与其发生任何牵连，免得引火上身。杨严拿出成串的钱币和成捆的绸缎，招呼义士进前：「敢问义士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如此仗义出手，是因为这里有您的熟人吗？」义士坦然答道：「我是宣慈寺门子，这里谁也不认识，只是看他们仗势欺人太甚，胸中不平，才出手教训教训他们。」「义侠啊！」亭中众人交口赞叹，纷纷拿出钱币、布帛，赠给义士作远逃之用。
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风平浪静。亭中众人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，于是很多人都去宣慈寺敬香，感谢佛祖保佑。经过宣慈寺山门的时候，他们看到那门子仍然守在那里，并未出逃。对于在亭中见过的每个人，宣慈寺门子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见到他们向自己身前走来，他都恭敬地上前行礼，后者也不去追问宣慈寺门子为何没有远走高飞了。



李龜壽六
嘻刺客馬花鵲



李龟寿

唐晋公白敏中在宣宗时期再次入阁拜相，正直为官；对于四方节度使的非分要求，一律坚持不允，因此被许多野心勃勃的节度使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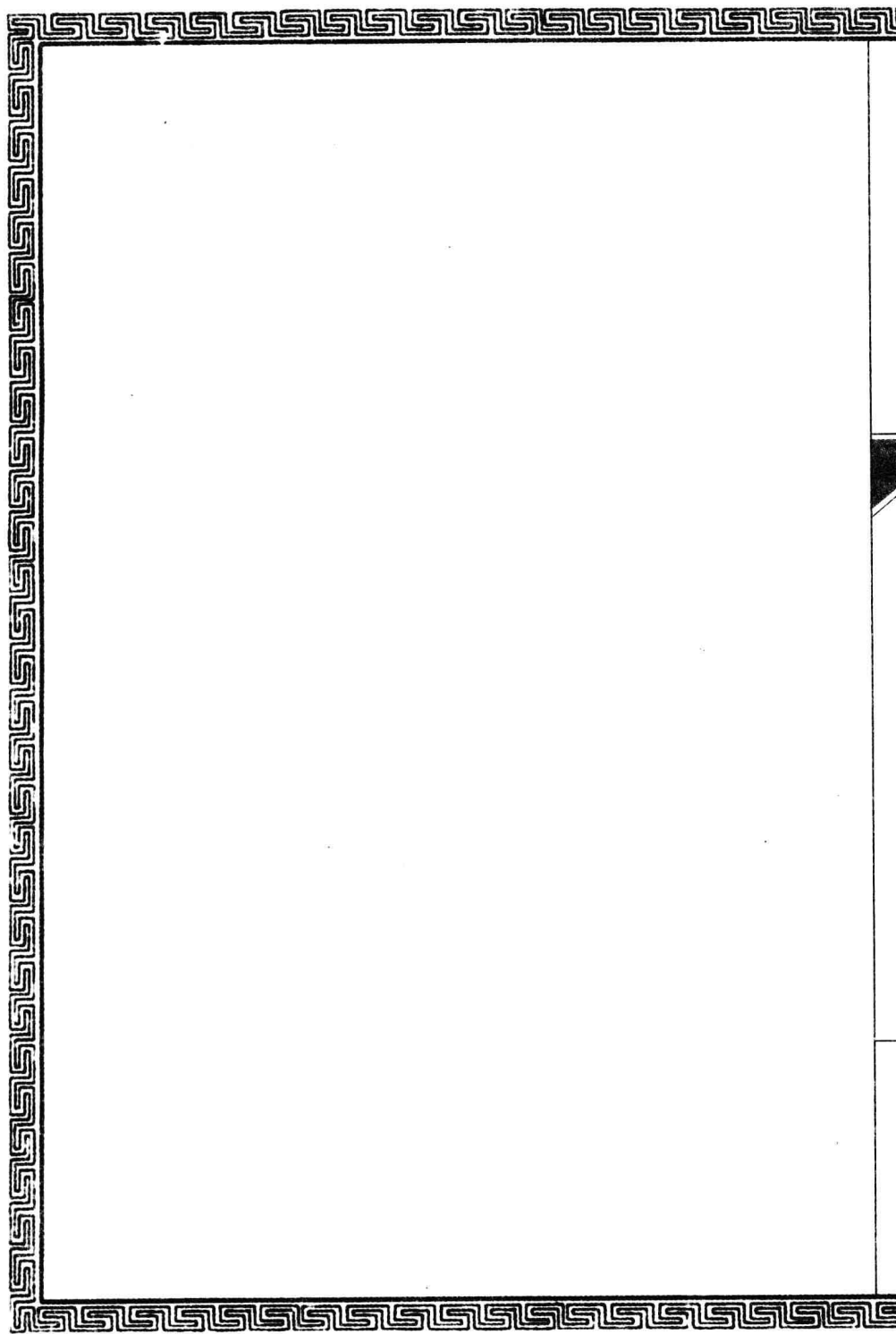
白敏中雅好读书，每次下朝回府，都要牵着心爱的花鹊犬，独享书斋览读之乐。这一天，白敏中刚一推开书斋房门，花鹊犬就狂吠起来，咬住白敏中的衣服角使劲往外拉，白敏中数次轰赶无效，索性大步迈入屋中，端坐于太师椅上。花鹊犬紧跟过来，仰视屋顶，狂吠愈烈。

白敏中也觉出异常，于是拔剑断喝：「妖魔鬼怪，快快现身！我堂堂大丈夫，何惧尔等！」话音刚落，忽见一人从梁间跳落，头扎红带，身着短衫，肤色黝黑，身形消瘦，磕头连连：「小人李龟寿，卢龙人氏。有人出重金要小人取您性命，小人敬佩您的人品，又为花鹊犬所惊，难再隐

藏，故此现身。大人若能赦免小人之罪，小人从今往后愿永远服侍大人。」怒你无罪！」白敏中命亲信给他安排丞相府衙差事。

次日清晨，白敏中相府门前来了一个抱着婴儿的妇人，衣服单薄，趿拉着拖鞋。妇人自称是李龟寿的妻子，因前一天晚上到了李龟寿定好的返回时间仍不见他回来，知道李龟寿必定是在相府里出不来了，因此半夜里从千里之外的蓟州携子来寻。

白敏中将李家尽皆收下。白敏中去世后，李龟寿一家悄然离去，不知所终。



賈人妻十九
為夫婦仗為子母酷



贾人妻

唐朝时候，徐干县尉王立被选调进京听候新的任命。王立进京，在大宁里租了一套房子住下，等来的消息却是晴天霹雳：选调文书被写错了，不能予以任命——王立一下子成了平民百姓。不久，王立就资财荡尽，仆马丧失，穷困潦倒，不得不退租找了个破茅屋蜗居，天天低声下气，到佛祠乞食糊口。

一天夜里，王立乞食回来，偶然与一名美妇人同路。那妇人时而走在前面，时而跟在后面，时而又与王立并肩而行。连日来王立尽尝民间的苦辣辛酸，官架子已然全无，便真诚地与这名民妇谈起心来。王立与这妇人谈得甚是投机，于是邀妇人到自己的茅屋小坐。王立对妇人的款待甚为真诚、周到。当夜，妇人便在王立的茅屋留宿……

转天，妇人对王立说：「官人的生活怎么这么困难啊！我就住在

崇仁里，日子还算过得去，官人愿意过去和我一起住吗？」王立既喜欢妇人的容貌，又欣于不用再为乞食而委曲求全，心里当然是一百个乐意，但又不想显得太轻浮，于是客气道：「你看……我现在的这个样子，还要让夫人如此为我忧劳，真是太过意不去了……敢问夫人以何为生？」妇人答：「我原是商人之妻，丈夫去世十年了。酒楼里还有我家的一份产业。我早晨到酒楼操持生意，晚上回家，一天也能赚个三百钱，过日子是足够花的了。官人什么时候被重新任命还不知道，想去交友打点，这点钱就不够花了。官人如不嫌弃，就先和我在寒舍住一阵吧，等到冬天官员人事重新调动的时候再去试试也不迟。」王立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感激，当即收拾东西，搬到妇人家去，与妇人同居。

妇人治家井井有条，经商精明强干，对王立更是敬爱有加。每次去酒楼前，妇人都把一天的饭食给王立准备好，晚上回家，又带来米、肉、钱、帛交给王立。不但如此，家中所有钥匙妇人都都交由王立掌管。王

立悯其劳苦，劝妇人雇几个仆人帮忙，妇人婉言拒绝，王立便也不再勉强。

一年后，妇人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也只是中午回来给孩子喂一次奶，然后就又出去忙碌。

就这样，王立与妇人同居了两年。第二年的某一天夜里，妇人惶惶而归，门窗紧闭，望着王立，神色惨然：「数年来我一直身怀大恨，伺机复仇，今天终于大仇得报了！」随后话音渐转温柔而愈发哽咽：「我马上就要离京，官人好自为之！这座宅子是我花五百贯买下来的，契书就在屏风中，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您的了。孩子我不能带走，孩子是您的了，烦劳您多多照料了。」说罢，收泪而别。

王立伸手欲拉住妇人让她留下，手却碰到了个圆滚滚的东西——那是妇人所携皮囊里的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！王立霎时大惊失色，一下缩回手去。